



中国秘史

两晋秘史

(三)

[明]杨尔增摇著

目摇摇录

- 第一三八回摇 谯王丞为湘刺史..... 员
- 第一三九回摇 段匹碑死于忠义..... 猿
- 第一四〇回摇 帝以戴渊拒王敦..... 源
- 第一四一回摇 石勒召封仇人爵..... 远
- 第一四二回摇 代贺僇谋弑其君..... 愿
- 第一四三回摇 王敦举兵谋逆叛..... 怨
- 第一四四回摇 王导待罪于阙下..... 缘
- 第一四五回摇 王敦杀周顗戴渊..... 愿
- 第一四六回摇 王导执表涕周顗..... 园
- 第一四七回摇 湘州谯王死忠义..... 猿
- 第一四八回摇 元帝崩太子即位..... 缘
- 第一四九回摇 郭璞葬致天子问..... 苑
- 第一五〇回摇 王逊怒甚冠裂卒..... 园
- 第一五一回摇 平先以众击陈安..... 猿
- 第一五二回摇 赵击凉州张茂降..... 猿
- 第一五三回摇 曜封世子永安王..... 猿
- 第一五四回摇 成立兄子为太子..... 猿
- 第一五五回摇 王敦举兵谋逆叛..... 猿
- 第一五六回摇 明帝私视王敦营..... 猿
- 第一五七回摇 王导计气王敦死..... 源
- 第一五八回摇 陶侃劝人惜分阴..... 源
- 第一五九回摇 戴洋风角占神通..... 愿

第一六〇回摇明帝托孤于王导	缘
第一六一回摇王衍专意事清谈	缘
第一六二回摇阮咸叔侄效放达	缘
第一六三回摇卞壶父子死忠孝	缘
第一六四回摇亮峤推侃为盟主	缘
第一六五回摇郗鉴王舒赴国难	缘
第一六六回摇峤侃会兵讨苏峻	缘
第一六七回摇石虎率众攻前赵	缘
第一六八回摇侃将诛峻于石头	缘
第一六九回摇佛图澄起死回生	缘
第一七〇回摇后赵王勒获刘曜	缘
第一七一回摇诸军讨苏逸诛之	缘
第一七二回摇陶侃兴兵讨郭默	缘
第一七三回摇赵诛祖约夷其族	缘
第一七四回摇石勒自问古何主	缘
第一七五回摇赵王勒卒太子立	缘
第一七六回摇石虎杀刘后石堪	缘
第一七七回摇张淳假道通建康	缘
第一七八回摇成王卒李班即位	缘
第一七九回摇石虎弑主自即位	缘
第一八〇回摇张骏上疏请北伐	缘
第一八一回摇赵作大武东西宫	缘
第一八二回摇赵王虎杀太子邃	缘
第一八三回摇燕王称藩于赵国	缘
第一八四回摇李寿杀其主李期	缘
第一八五回摇赵王虎伐慕容皝	缘

第一八六回	摇庾亮欲攻王导止	员源
第一八七回	摇龚壮上封得失事	员远
第一八八回	摇翳槐卒立什翼犍	员苑
第一八九回	摇何充庾冰参政事	员园
第一九〇回	摇赵人入寇陷沔郟	员园
第一九一回	摇赵王发兵伐燕国	员缘
第一九二回	摇刘翔代求封燕王	员苑
第一九三回	摇汉修宫廷杀仆射	员怨
第一九四回	摇成帝崩立琅玕王	员园
第一九五回	摇慕容皝击高句丽	员园
第一九六回	摇时拟深源如管葛	员源
第一九七回	摇燕王皝灭宇文部	员苑
第一九八回	摇孝宗穆帝即龙位	员怨
第一九九回	摇燕罢苑囿给新民	员员
第二〇〇回	摇汉王杀其弟李广	员猿
第二〇一回	摇凉州谢艾破赵兵	员缘
第二〇二回	摇李奕举兵攻成都	员苑
第二〇三回	摇桓温率师入伐蜀	员愿
第二〇四回	摇汉王面缚舆榱降	员怨
第二〇五回	摇石宣谋父不遂诛	员源
第二〇六回	摇赵立世子为太子	员远
第二〇七回	摇弋仲司兵讨梁犊	员苑
第二〇八回	摇图澄葬石归天竺	员怨
第二〇九回	摇晋燕率师伐赵国	员园
第二一〇回	摇石鉴杀遵而自立	员缘
第二一一回	摇冉闵监主杀胡羯	员苑



第一三八回摇讎王丞为湘刺史

摇摇十二月，元帝之始镇江东也，王敦与从弟王导同心翼戴，元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故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恃权骄恣，元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之权，导亦渐见疏远。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宜加委任。元帝出愉为长史。导能任真推分，淡如也，而敦亦怀不平。其参军沈充、钱凤皆巧谄凶狡，知敦有异志，阴画策呈敦，敦宠信之。而敦上疏为导讼屈，词语怨望。佐军讎王司马丞，忠厚有志行，元帝亲信之。帝得敦疏，夜召丞入内，以敦表示之。丞曰：“王敦权重心异，久则为患，今观其疏，词意怨望不逊，陛下宜早防之！”刘隗为言曰：“敦疏谓陛下推腹心于我，其意将以我名为乱也！不若委臣权而招义兵，待其显而讨。”元帝不从，因是二人在宫中未出。

次日，会王敦使人表沈充为湘州刺史，元帝谓丞曰：“敦奸逆已著，朕为惠帝，其势不远。湘州据上流，控三州之会，敦欲以充居之，为乱何抵之？朕且逆其欲，以叔父居之何如？”丞曰：“臣奉诏命，惟力是视，何敢有辞？然湘州经蜀寇之余，民物凋敝，若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此，虽灰身无益也。”帝然之，诏以丞为湘州刺史。

丞领诏命而行，过武昌，王敦闻知，只得出迎入内，以宴待之。酒半酣，因谓丞曰：“大王素雅佳士，恐非将帅才也。湘州久叛地面，恐治之难！”丞曰：“公未之见耳，铅



刀岂无一割之用耶？丞虽不才，且看吾之治湘耳。”敦无以对，听其自去。送丞去了，入谓钱凤曰：“彼不知惧而学壮语，无能为也！且看如何？”谯王丞既至湘州，时湘土连年困敝，丞躬自俭约，倾心绥抚，湘地稍安，甚有能名。

四年正月，徐龕复使人入朝降，晋帝受之。三月，日中有黑子，元帝甚忧。著作郎郭璞上疏曰：“阴阳错谬皆繁刑所致，赦不宜数；昔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故也。今宜赦之，理亦如之。”帝从之，发诏大赦境内。



第一三九回摇段匹肱死于忠义

摇摇却说后赵王勒使石虎以军五万，攻匹肱于厌次，又使孔长以军三万，攻其统内诸城，诸城悉拔之。虎兵至厌次围之，匹肱使弟文鸯领兵出拒，与虎交战，自旦至夜，连战一百合，鸯力尽，被虎执之，鸯尤骂贼不已。虎使兵人监之。次日，又攻城，匹肱见弟文鸯被执，已去右臂，心下大惧。集诸将商议，拟自单骑归晋。邵续之弟邵洎主降，不听，复欲执朝廷使人送虎请降，匹肱正色谓之曰：“卿不能以兄之志，遏吾不得回朝亦已甚矣！复欲执天子使臣，我虽夷狄，所未闻也！”邵洎与緝、竺等不听其语，乃使人立降旗，开城门与石虎之军而入。

虎入城，召匹肱。匹肱曰：“我受晋恩，志在灭汝，不幸至此，不能为汝敌也。”虎先素与匹肱结为兄弟，见匹肱至，即起迎之。及见其语，令人送匹肱、文鸯、邵洎、緝、竺等还襄国去，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后赵。匹肱等既至后赵，后赵王勒以匹肱忠义，故不害之。而匹肱见勒不为礼，常着朝服，持晋节。久之，勒怒，乃杀匹肱，文鸯、邵洎皆杀之。



第一四〇回 摇帝以戴渊拒王敦

摇摇七月，元帝见王敦凶逆，将显为乱，与刁协计议，以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豫六州军事，以镇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四州诸军事，以镇淮阴。皆假节领兵，名为征胡，实备王敦也。隗虽在淮阴，朝廷机事，进退士大夫，帝皆与之密谋。敦闻隗领兵镇淮阴，使人遣隗书，言欲与之戮力王室，共靖海内。隗亦遣人答曰：“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贞，吾之志也。”敦见其书，甚怒之。元帝知敦有异，故以王导为司空，录尚书事，而实疏忌之。当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为不宜听佞臣之言，放逐旧德；亏既往之恩，招将来之患，帝颇感悟，导由是得全。

史说戴渊，字若思，广陵人也。有丰仪，性轩爽，少好游侠，不拘细行。常至洛为劫盗，因遇机赴洛，若思见陆机船装甚盛，遂与帮徒掠之；若思自登岸，据胡床，指麾同伴取物，皆得其宜。机察之，皆非常人，在船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行劫耶？”若思感悟，因流涕投舱，还其行李而就之。机与言，遂深加赏异，而与之结交焉。后若思改举孝廉，入洛阳，机荐之于赵王伦曰：“戴若思诚东南之遗宝，朝堂之奇璞也，何不用之？”因是伦乃辟之为主簿；及伦败，始过江归元帝，帝深信之，由此有重任焉。

却说豫州刺史祖逖，闻朝廷以戴渊都督六州，逖以戴渊吴士，虽有才望，无弘智远识；且已剪荆棘，收河南地，而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是忡忡；又闻王敦与刘、刁构



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成，遂感激发病，至九月卒于雍丘。豫州士女，若丧父母，无不流涕，皆为立祠而祭之。其弟祖约发丧，申奏朝廷。

至十月，元帝闻奏祖逖身死，恐羯人犯境，乃使人奉诏，以逖弟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代领其众。

初，有妖星见于豫州之分历，陈川谓人曰：“今年西北大将当死！”逖亦见星曰：“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杀我，此乃天不佑国也！”俄卒于雍丘，故史臣谓：“祖士雅慷慨忠义，有智略以行之，岂惟晋臣，亦自古难得之才也，惜其未闻道也！”

王敦闻祖逖死，益无所忌，专意谋贰。逖弟祖约既领其众，无绥御之才，不为士卒所附。范阳李产被乱依逖，至是见约志趣异常，乃率子弟十余人，间行归乡里。



第一四一回摇石勒召封仇人爵

摇摇却说后赵王勒，乃上党武乡羯人，思欲归以省亲，张宾谏之乃止。勒乃使人悉召武乡耆老诸人赴襄国，耆老诸人皆至。后赵王勒大排筵宴，自与耆老论年齿而坐，欢饮，语及平生，无不快活。先是石勒未遂时，与邻居李阳常争麻池，迭相殴击，至是李阳不敢来见。勒因谓父老曰：“李阳，壮士也，何以不来？殴麻是吾布衣之恨，孤方崇信于天下，宁仇一匹夫乎？”即又使人去请李阳。李阳乃至，拜伏于地请罪。勒喜扶起，与其醉谑，引阳臂而笑曰：“孤昔履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言讫，赐甲第一区，拜阳为参军都尉。又与众曰：“武乡吾之丰沛，万岁以后，魂灵当游之耳！”复以货帛给赏父老。以乡比丰沛，复之三世。后赵王勒以民始复业，资储未丰，乃重禁酿，郊祀宗庙，皆醴酒行之，于是数年间，无复酿酒者。

慕容暉闻中国无主，遣使过海入建康，劝元帝即位。元帝既登大位，以暉忠慎，始遣谒者去大棘城，以慕容暉为都督吉、平二州诸军事，封辽东公。谒者得诏，前来棘城封公。暉闻知，使人迎接入城，排香案跪听披读诏书，受其印绶，望南谢恩讫，大排宴会，款待谒者。次日以金宝名马与谒者还朝，以作进贡之物。暉乃始立郡，以统流亡。准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兵郡，并州人为庾国郡。于是推举贤才，委以庶政。暉始承制除官府，置僚属，立子倭为世子；作东贤，使倭与诸生同受业。暉览政之暇，亲临教之。倭雄毅多权略，善经术，国人称之。因是暉

中国秘史

两晋秘史



徙子慕容朝镇辽东，以慕容仁镇平郭，而翰抚安民夷，甚有威惠。



第一四二回 摇代贺瑄谋弑其君

摇摇却说代王郁律大会群臣，闻探事人回报：中华晋愍帝被刘聪所害，聪亦死，粲即位，亦被靳准所弑。今刘曜僭位，都于长安，石勒称尊于襄国，晋元帝立于江南，天下大乱。代王见说大悦曰：“今中原无主，天其资我乎？”言未讫，近臣奏前赵王刘曜遣使至，请和，结为唇齿之邦。不一时，近臣又奏赵王石勒亦遣使至，乞和，结为兄弟之国。代王曰：“吾正欲取中原，岂与汝和？”皆命不纳，斩其使而绝之。自此代王乃讲武练兵，欲平南夏。

有拓跋猗蚡之妻惟氏，忌代王郁律之强，恐不利其子，乃令其子拓跋贺瑄阴结代王郁律左右将佐，至夜入内，执郁律弑之，而自立为代王，尽领其众。

代王既被害，其次子什翼健幼在襁褓，其母王氏知变，乃将什翼健匿裤中而出逃，因祝之曰：“天苟存汝，汝则勿啼。”久之不啼，因此私自逃奔外家，乃得免其大难，后长成人。



第一四三回摇王敦举兵谋逆叛

摇摇永昌元年正月，王敦举兵谋叛。

史说王敦，字处仲，乃司徒导从父兄也。敦少有奇人之目。先王愷、石崇以豪侈自尚，愷尝置酒会客，王敦与导俱在席。愷令女伎吹笛，小失声，愷便殴杀之，一座人咸改容，敦神色自若。愷又使美人行酒，吩咐道：“劝客饮不尽，辄杀汝！”美人行酒至敦前，敦故不肯饮，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美人得罪，遂勉强尽畅饮之。王导还而叹曰：“处仲心怀刚忍，非令终也！”洗马潘岳见敦而叹之曰：“蜂目已露，但嗡声未振，若不噬人，亦必为人所噬！”

先时，王敦初事元帝，日渐骄厉，雅尚清谈，口不言财色，因是负重望，专任阍外，控强兵，遂欲专制朝廷而有问鼎之心。因是元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心膂，敦益不能平，于是嫌隙始构。酒后辄咏曹孟德乐府歌章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壶为节，壶边尽缺，于是敦几欲怀异。敦既与朝廷乖离，乃羁录朝廷有时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谢鲲是为长史，鲲终日酣醉，故不委以事。时敦欲作乱，因谓鲲曰：“刘隗奸邪，将危社稷，吾欲除君侧之恶，卿意如何？”鲲曰：“隗诚如城狐社鼠，岂能为患？”敦怒曰：“汝庸才耳，岂达大体？”遂不听之。

史说王充之，字深猷，父王舒，丞相王导之从弟也。充之少最知名，总角来从伯王敦，敦甚爱之，谓其似己，恒以



相随，出则同舆，入则同寝。其时王敦与钱凤、沈充及充之在帐中夜饮，充之佯醉，辞曰：“侄已醉，欲先卧耳！”敦曰：“你快往帐后凉床上去睡，吾欲说话，一时间来。”于是充之就帐后凉床上去睡。王敦以充之睡了，乃谓钱凤曰：“吾欲以兵入建康，杀天子，诛大臣，自取帝位，其事何如？”凤曰：“今天下汹汹，人怀异望，欲得晋鼎，明公若不首谋，恐天下英雄，皆有此心，若他人先起，则鹿走未定，今夕之策，宜早为之，则大业必成！”敦曰：“然！过旬日，可与吾调兵起行。”计议已定，钱凤辞去，王敦欲来同充之宿歇。

先时，王敦与钱凤之所谋议，是时充之已醒，悉闻其言。充之恐敦见疑，乃诈为醉，便于卧处大吐，衣服便污。时敦果疑充之听见，乃以灯烛入照，视充之，见吐于卧处，遂以充之为大醉，不复疑之。

至次日，充之辞敦曰：“侄来此日久，欲回视亲。”敦曰：“你既回，吾使人送你回去！”言讫，唤十数军人，护送王充之还建康。

却说充之还家，以伯王敦与钱凤谋反之议，报知父舒。王舒惊曰：“吾兄何得行此灭族之事？”舒忙报与从兄司徒王导，王导曰：“可速奏于主上，以作准备，免吾一族之人，被其连累。”于是王导、王舒二人入朝，具以王充之所言王敦与钱凤谋反之议，奏知晋帝。晋帝曰：“既王敦谋反，可兴兵讨之。”王导曰：“宜准备守护防之，未可以勒兵扰民耳。”因此，帝令诸将调兵守护城池，日夜巡视。

却说王敦叛谋计定，乃使诸葛瑶、周抚等领兵为前锋，自与钱凤为后，共率兵二十余万，次日前驱大进。当吴兴太



守沈充亦引兵来应，迎着王敦，曰：“明公兴兵入建康，先宜正名，然后可以起行。故兵法曰：‘兵出无名，所以不胜。’故诸侯起兵，宜先以正名。可使人先上疏陈刘隗不臣，臣故起兵；上可以制群臣，下可以慰百姓。”敦曰：“卿谋正合我心。”敦自武昌举兵，先遣人入建康上疏，称曰：

刘隗佞邪奸贼，威福自由，臣故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虑三思，则四海又安，社稷永固矣！

元帝览之大怒，忙调兵守御建康。敦兵至芜湖，又上表刁协罪状。元帝见表，愈加大怒，下诏曰：

王敦凭恃宠幸，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朕率大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

降诏遍示百官讫，即使使往合肥，召大将军戴若思，领兵入卫建康。

却说春陵令易雄，字兴长，乃长沙浏阳人，闻王敦作逆，朝廷下诏，有诛敦者，封五千户侯。雄闻知，恨无兵，力寡不能去，乃自作檄书，数王敦罪恶，使人驰报，随即起兵。王敦闻采事人报知，大怒曰：“竖子安敢无礼！”即使将军魏义以兵五千来攻春陵，城陷，易雄被人所执，送至敦



营，敦以檄证示易雄，叱之曰：“汝乃一邑小令，何敢妄诬大臣罪愆？今日见我，有何分辩？”雄曰：“此实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国之难，诛汝之首，今日之事，雄安望生？清即赐戮，得作忠魂，乃所愿矣！”敦闻其言直，乃释之。

时太子中庶子温峤，谓仆射周佃曰：“大将军此举，似有所仁，当无及之耶？”佃曰：“今主上非尧舜，何能无失？安可举兵以胁之，举动如此，岂得云非乱乎？”

却说敦初举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约与俱下。卓许之，后更狐疑不赴，诸将问之，卓曰：“且伪许敦，待至都下而讨之。”众问其故，卓曰：“昔陈敏之乱，吾先顺而后图之，论者谓吾惧逼而思变，心常愧之，今若复尔，何以自明？”

敦见卓军不来，乃遣参军桓熊去说譙王司马丞，请为己军，丞不从，怒曰：“得死忠义，夫复何求！”

丞闻长沙虞悝贤而多才，使人持檄召长沙虞悝为长史，会悝遭母丧不至，丞亲往吊之，曰：“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辞，将何以教之？”悝曰：“鄙州荒敝，难以进讨，且宜收兵固守，传檄四方，四方兵动，其势必分，分而图之，庶几可捷也。”丞谢之而回，即囚桓熊，以悝为长史，以其弟虞望为司马，移檄远近，列敦之罪恶。州郡内应之，惟敦姊夫郑澹为湘东太守，不从命。丞使望率众五千人攻陷湘东，执澹斩之，以徇四境。悝曰：“必须得辩士入梁州，说甘卓同举，可济大事。眼前无可往者？”丞曰：“主簿郑騫有辩才，可遣之。”

悝乃遣騫往说甘卓曰：“刘大连虽矫蹇失众心，非有害



于天下，大将军敦以私憾称兵向阙，此忠臣义士竭节之时，公受任方伯，奉辞伐罪，乃桓文之功，今谯王举义讨敦，邀明公共行此事，何如也？”卓欲从之，卓参军季梁谓卓曰：“昔隗嚣跋扈，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受乃其福。今但当按兵坐待，敦事若捷，必委将军以万人；如朝廷捷，必以将军代之，何忧不富贵？而释此庙胜，决存亡不可战耶！”骞即向前言曰：“光武当创业之初，故隗不可以从容而行，今将军之于王敦，非窦融之比也；襄阳之于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敦克刘隗还武昌，增石城之戍，绝荆襄之粟，将军将安归乎？势在人手，而曰以处庙胜，未之闻也！且为大臣，国家有难，坐视不救，于义安乎？以将军之威名，仗节鸣鼓，以顺讨之，举武昌若摧枯拉朽耳！武昌既定，据其事实，招怀士卒，使还者如归，此吕蒙之所以克关公也。”卓从之，曰：“非先生之见教，则孤失其妙算也。”

未及发，敦闻卓于后为变，又遣参军乐道融往邀之。道融忿其悖逆，来梁州，反说卓曰：“王敦使某邀使君同讨刘、刁，而王敦背恩肆逆，举兵向阙，君身受国厚恩，而与之同，生为逆臣，死为愚鬼，不亦惜乎！为君之计，莫若伪许应命，而驰袭武昌，必不战而自溃矣！”卓意始决，遂露檄数敦逆状，率所统大兵十万致讨。

卓又遣参军至广州，约陶侃同攻武昌。侃遣参军高宝，率兵二万北下。时武昌城中传卓军至，人皆奔散。

敦闻谯王丞檄卓，侃攻己，大怒，乃遣魏义率兵二万，来攻长沙城。时长沙城池不完，仓储又缺，人情震恐，诸将说丞曰：“今城池不完，兵甲不坚，粮草不敷，人心不固，何以迎敌？不若去投陶侃，或退据零、桂为上也。若沉吟，